

散文

送别的站台

■繁华依旧

七月的仲夏，骄阳似火。我在店里接到母亲的来电，撂下几桌往来不断的客人，气急败坏地往回赶，缘何气急败坏？因为母亲不顾我一连几日的百般苦留，铁了心地要回家。母亲在的这些天里，一个人整天对着电视，可想而知她的寂寞。我一直忙着店里的生意，无暇陪她，歉疚便从内心里蔓延，人生走到了四十不惑的节点，每天都会上演生离死别的剧情，于是愈觉得人生短促，陪她的时光过于寥寥，而她在我的身边，日子也是屈指可数，所以每次来家小住，我总会千方百计挽留，但我还是拗不过母亲，我知道我心里惦念哥哥，因这些年她一直跟着兄长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她和哥哥几十年的风雨相伴，母子俩已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。有时候我不免会嫉妒哥哥，在母亲心里的占比，总要超越我和家姐。

顶着正午三十六度高温的烈日，我刚走到小区还没进家门，就看见母亲已经穿戴整齐地走过来，可以见得她的思家心切。我急忙跑过去，拿过她的包，一直碎碎地埋怨她的执拗。母亲就汕汕地陪着笑脸，也不吱声。

本想想着给她买些水果在路上吃，又一想母亲回家还要走一段小路，燥热的天气大兜小包的拿着，太费劲，于是就做罢，只买了一瓶水和一袋无糖饼干。前年母亲查出糖尿病，所以有很多东西都要忌口。

到了车站，人群熙攘，更添闷热。好不容易给母亲找到了一个无人的空位，安顿她坐下，母亲脸上的汗水便频频冒出，我掏出随身带的湿巾给她擦拭

着，无意间发现母亲身上穿的那件，我前几日上街给她买的真丝半袖衫，有点儿别扭的感觉。好像有记忆以来，这是唯一一次给母亲买衣服，她没有责怪我乱花钱。

衣服买回的那日，还有一条米色的近两年流行的裙裤，轻薄透气，舒服又凉快。母亲拿起两件衣服在身上比划着试穿，过于保守的性子无法接受肥肥大，用母亲特有的形容词，就是像两条“面口袋”一样的裙裤，她深知她如果不带走，这条裤子又得被我压箱底永不见光，她小女儿过日子的粗枝大叶，她最是了解，所以精明如母亲，她已经给这条裤子安排好了归宿：拿回去给嫂子穿！至于那件半袖衫，颜色属于复古的山水墨色，腰间和圆领的地方配以米色的水纹，古朴淡雅，没有那些落俗的花啦啦的点缀，母亲很喜欢，对着镜子左右端详半晌，向我怨叨：“哪都好，就是露个大脖子不好！”听罢，我哭笑不得一时语塞，她老人家哪里知道，大夏天的，真的太难找一件领子紧凑的衣服。其实这件衣服的设计只不过是普通的圆领而已，我深知母性岂能给她买标新立异的着装呢？只是在母亲看来，领子的敞口处过于宽大，露出三分之二的肩胛骨，她就认为给脖子造成了过高的曝光度。我不置可否的笑着，虽然无法苟同母亲那代人的审美，但也觉得妙趣横生，生活中如果没有这些新旧观念的碰撞，不是更无味了吗？

我靠近母亲定睛仔细瞧，差点笑出声。缘何别扭？原来我的母亲大人，不知从哪儿找到一个金色的小别

针，在衣领的中间打了一个小褶，你还别说，的确显得领子小了些，最起码把锁骨包裹起来了。我不忍说她此举有碍美观，她喜欢就好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对待她的最好方式，就是让她由着自己的性子恣意而妄为的活着，人生过了不古之年，还有几个春秋呢？

十二点四十分，是发车的时间。或许车站过于吵闹，我没有听到喊站。询问检票员，得知已经检票。于是呼唤母亲，领着她穿越检票护栏，来到车站后院的停车场，一辆一辆地找寻通往老家的车，直到把她送到车上，看她坐到位子上，我叮嘱了几句便匆匆离开，不能再多言，这么大人了，我怕母亲看到我那不争气马上要夺眶而出的泪水……回去的路上，想起母亲像个孩子，无助又听话地跟在我的身后，穿来来往的人流，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客车的座位上，眼睛注视着我，我的母亲是真的老了！内心就忍不住抽痛。当我终于历经时光在再岁月起伏，变成她可以依赖的一堵墙，母亲却再也无法姿容妍丽青春华发，想及此泪水一发不可收拾……

晚上回到家里，发现客厅整洁有序，想找点儿吃的，却看见前一日还有些杂乱的厨房已经收拾一净，地上还多了一把崭新的扫帚。想想家里那把使用了十年的扫帚，像极了卷毛狗的绒毛，母亲每次来，帮我收拾家务的时候，都会冲我絮叨太难用了，说我穷将就……

没有了母亲的家，何止冷清还缺乏安全感啊，进门的一刹那，多年的谨慎和习惯，虽然小区安全管理很规范，

我还是把门从里面反锁上。一个人洗漱完毕，躺在偌大的床上，另一半边空空如也，就想起每晚母亲侧身躺在我身旁给我东家长李家短地絮叨，老家相邻之间的一些趣事时常让我忘记一天的疲惫。此刻没有了母亲的床铺，放手触摸徒有空无，只剩下冷冷的清寂，内心就开始不可抑制地想念她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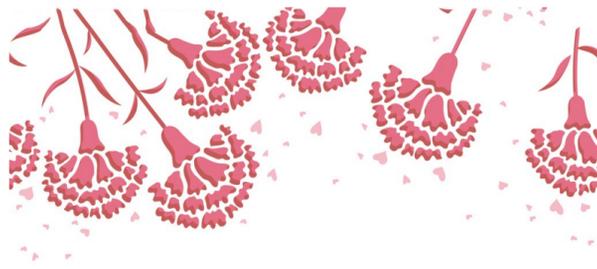
次日早晨醒来，收拾妥当临走时，打开茶几的抽屉，果然有一卷零钱赫然在目。昨日，送母亲到站，我包里的现金正好够车票，于是我曾向母亲讨要一元零钱，想着母亲离开后，我搭公交回店里。母亲告诉我，她把她所有的零钱都放在茶几的抽屉里，因为她每天早晨都看见我急急地翻找零钱……说着，就把她放在裤兜里，用报纸包裹的二十元钱，硬要塞给我，让我去破零钱。我知道这是健忘的母亲打算用来买车票的，所以特意留在外面的裤兜里……那一刻，觉得心酸又无奈。

目光一转，我还看见有五块钱原封不动地放在抽屉的一角，那是我之前给母亲，让她自己到楼下的卖店，随意买点吃的什么的，结果她原物怎么去又怎么来地还给了我……唉，这老太太，让我说什么好呢？泪，就奔涌而至，簌簌滚落。

小时，母亲是我的墙，不宽厚，却可以遮风避雨；长大，母亲是我的眼，婚嫁外地，她会望眼欲穿地盼我归；如今，母亲是我的手，总会在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子里，为我捡漏……

何其幸运，我现在还拥有她，我想未来，她也一定会在……

今年，母亲因一场意外而身故。痛彻心扉的思念已经无法弥补我的遗憾和自责。读着以前无意识落笔写成的文字，倍感庆幸。因为这些琐碎，闪耀母亲生前过往的日常，我大多已经遗忘，还好拙笔不辍，在转瞬即逝的光阴里，还留有母亲惊鸿一瞥的印记，对我来说，多么难能可贵，读着这些文字，往往情难自已，泪洒往昔，吾母已不在，徒留伤悲……



散文

想你，已成习惯

■四川 王优

对你，从没说爱过，今天，也不会说。想你，已成习惯。日里夜里，有意无意，常常想，静静地，狠狠地，想一回又一回。想你，又忧伤又甜蜜。想岁月的漫长与短暂，想日子的蹉跎与丰裕，想你不懈劳作的过往与现在，想时光怎样一点一点将你发丝里的黑色素全部抽离，想终有一天，那句无法说出口的再见……

呜呼！无法可想！但，怎能不想。

想年轻时时候的你一声不响，背上大背篋，爬最高的山，走最远的路，掰玉米，挖红薯，割麦收豆。嚓嚓嚓，豆麦倒下一大片。

想已逾古稀之年的你爬上高高的香樟树，骑坐在树枝上，隐身在浓荫里，左手抓牢枝干，右手抡起砍刀，咔嚓几下，小孩手腕粗的枝杈“咔嚓”的一声掉下……

您属马，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家乡的坡坡坎坎，早已让您这匹老马骨瘦如材，蹄疲鬓衰。本该颐养天年，但您一生辛劳，“勤”字早已深入骨髓，即使垂暮之年，依然不辍劳作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天天不亮，您就起床，煮猪食，喂鸡鸭，背挑浆洗，栽种收割……漫长的一天被琐碎切割得七零八落，您忙得三餐并作两餐，还常常顾不上吃饭。

还记得吗，那年暑假，我曾兴冲冲地去帮您收割稻谷。清晨的田野，寂静空旷。抬眼望去，黄澄澄的，一片又一片，厚实的金色铺排出丰收的喜悦。偶有一两块田，长满野草，显出极不协调的落寞与单调。我刚割了几个禾把子，便觉蚊虫扑脸，痒得难受；禾叶锯子似的，将手臂小腿拉出一道口子；手掌发红起泡，疼得拿不稳镰刀；眼胀胸闷，头胀腰酸，口渴心烦。您弯着身子，割稻，放稻，割稻，放稻，镰刀割断稻子的嚓嚓声明快而有节奏。很快，满满的稻田便被您割出了一条通天大道。

我汗流浹背，脸红心跳，在您的

催促之下，鸣金收兵，回家收拾家务去了。

中午时分，您回来了，背着一袋稻子，一百多斤吧。在炽烈的阳光下，我七十多岁的老母，您全身湿透，脸上的沟沟壑壑里全是汗，灰白的头发，一绺一绺粘在额上，弓着腰，以与地面平行的姿势，背着刚打下来的稻谷，一步一步，嗨嗨嗨……这一幕，浮雕一般烙刻在我心里，慢镜头一样，时时浮现在眼前……

“别做了，妈！我们养得起你。”这样的话，您不知说了多少遍，您就是不听。我与父亲不但种完自家的承包地，还种了别人不种的地。您说，现在的政策多好，不上交，不提留，自己种多少得多少，国家还有补助，这样的日子多好。在你心里，没日没夜的劳作不是命苦，而是另一种幸福。

“还做得动，哪有不做理的？做不动了，再想做也没办法啦。不打药的粮和菜，不加饲料的肉和蛋，可香呢，你们就多吃几年吧。”每年，家里的南瓜砌成墙，红薯堆成山，稻谷满仓，鸡鸭满院，冰箱里塞满了肉和蛋。

村里其他老人，早已不种庄稼了，靠儿女给的生活费，买吃买穿。打打牌，晒晒太阳，东家长李家短，一天又一天。只有您和爸，不停地劳作，用琐屑与忙碌填满每个日子的缝隙，将满院的鸡鸭当成待哺的幼儿，用匆忙撵走孤独，无暇顾及老之已至的恐惧，垂暮之年的苍凉。

儿女长大，各自天涯，父母渐老，霜欺雪压。孤单相守，寂寞日加。“母亲老了，扶墙走路，再也踏不出脚步声。”每次读到，都会喉咙哽咽，鼻子发酸，多希望，这一幕，永远与您无缘！

对您，从没说爱过，此刻，也不会说。只愿，时光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让您伴着我，让我想着您，走一段，再走一段，走得久，更远……

酒后偶得

■晴耕雨读

与亲家小酌，纵论古今相谈甚欢，微醺之际，偶有所悟，叙记之。

窗前闲看万家灯，
把酒坐厅东，
我家妻贤子孝，积有余庆。
今晚喜会亲家翁，其乐融融。
新闻旧事漫谈后，
家中煮酒论英雄：
想当年梁仓小吏，
犹能风云际会、江山一统！
游方僧侣，
得时势造就、也可傲视群雄，
卧龙诸葛，
曾舌战群儒、妙对隆中——

一篇古韵慰平生，
共产党“能”，
马列主义“行”，
特色社会主义享太平。
把酒相谈似政要，
忘却我辈，
乃芸芸众生。
相酌不觉已醉倒，
醒来一看，
日已西东！



散文

韭菜花开

■向再春

时候，他就蹲在韭菜畦里，用一把小镰刀，咔嚓咔嚓地割下一把把嫩绿的韭菜，敲打敲打韭菜根上的泥土，放在一起。然后用秤称一下，告诉我几角钱。韭菜根上渗出水滴，清香四溢。我们挎着篮子跑回家，就可以吃到芳香的韭菜馅饺子了。家家户户都有韭菜，一家人做什么饭，家家户户能闻到香味，那时候的粮食可真香。

园子里蔬菜长得好，得益于这里的一口水井。

也不单是为了割韭菜，每次去都令我们好奇的，还有老郭才和他的老婆。老郭才曾是一个孤寡老人，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单身汉，吃

了不少苦。因为踏实肯干，从不偷奸耍滑，干活磨磨蹭蹭，极有耐性，为人公平厚道，从不看人下菜碟，生产队就让他来管理园子。人勤地不懒，不要小看这老园头，一村人的菜篮子可都在他的手上呢！我见过的凶神恶煞一样的人多了，但是老郭才，无论在园子里怎样玩耍，他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们！我几乎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，只记得他割韭菜的样子，和那弯着腰背着手走在园子里的背影。

老郭才爱养花，园子的角落里，种了一些不知名的花，他在屋里也养了一棵花！

日头高了，干活累了，他就走回园子里去。是怎样的屋子呢？园

子的一个角落，两间土坯房，低矮破旧。几块破木板做的门，外间屋里一个灶台，灶门口堆满了草木灰，烟熏火燎，就像原始人居住的山洞。里屋是一个火炕，炕里放着黑溜秋的两套被褥枕头之类。一个巨大的窗户，糊着破旧的白纸。

他在屋里吸烟，做饭，还要伺候他的那朵花儿。怎样的一朵花呢？这等有福！只见他在屋里屋外都领着一个半大的孩子，身高嘛，才刚好到他的腰间！梳着两根长长的大辫子，辫梢上扎着红头绳儿，在他的眼里，这就是一朵花儿！

你会以为那是他的孩子，等到她转过身来，你就发现，原来她不是一

个孩子，从面部看，那简直就是一个小老太婆了！一个胖乎乎的圆脸，就像一只胖胖的加菲猫！分不清眼睛鼻子，身前身后地粘着他！要吃的，要喝的，还要他抱。上不去炕，要他搬上去；在炕上下不来，要让他抱下来！最重要的，这个女人什么都看不见，然而她并不是瞎子，只是因为太胖，眼睛都被眼皮挤得睁不开了。所以她要是看什么东西，还得用手把眼皮扒开，闪出一条缝儿，才能看见！老郭才不在屋里的时候，就给她在炕沿儿放一个小板凳，她可以踩着板凳爬到炕上去，也可以自己从炕上溜到地下来。他养在屋里的，就是这样的一朵花。你要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我告诉你，他们是夫妻！两口子站在一起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一直一弯，天生绝配！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他爱如至宝，视为掌上明珠！什么叫做托付终身，在这里可以找到最好的诠释！

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两个人，后来，我离开了那里，到外边谋生，再也沒听说过他们的事。

园子里的韭菜花又要开了，我又想起了他们。



克什克腾融媒 (客户端 app)



克什克腾信息报 (二维码)



克什克腾电视台 (公众号)